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四百八十一 宋 李昉等 編

方正

賢良方正策五道

文苑

詞標文苑策二道

應封神岳舉對賢良方正策三道

神功元年

問隆周御歷多士如林揚已露才干時求進寧知媒銜

之醜不顧廉恥之規風馳景軼雲集霧委攘袂於選曹  
盱衡於會府吏員仍舊人物實繁優游窘於退飛聲最  
疲於點額量能受職無闕以供料官列位擇才斯衆欲  
令九流式叙一藝不遺佇聞芳話弘茲盛烈且夫署行  
議年殷姬取人之道門調戶選魏晉持衡之術因宜適  
變何者為先

對

崔 沔

對昔者賢良方正之士應務之際沔雖固陋嘗亟聞之

莫不修詞立誠難進易退言不苟合道不苟容捨之則  
藏義然後取安肯負媒銜之醜棄廉恥之規若此之類  
其可多乎至夫揚已露才干時求進盱衡攘袂以徇速  
者斯皆小子趨附之徒豈足以廁我周行寘於多士屏  
而勿用夫何疑哉主上欽若庶官明馭沉隱是使群英  
霧委多士景軼而秉鈞當軸之雋察言觀行之風不能  
審樞機定名實懲魯儒之虛服辨齊竽之濫吹至令累  
最為偽名交戰謬功與實效相參而謂滯才由乎少官

無位供乎有德嗟乎事有大謬一至于此明主昧且不  
顯每歎才難而羣士揚於王庭反憂多士君臣之同德  
其若是乎天子有司談何容易今懿綱一作網遐布淳風

殷流家識廉隅人知禮節苟能上尊王制下絕吏姦閉  
請託之源塞虛詐之路使得懷才見用以道周旋無令  
椒蘭信芳獨屈樵夫之手騏驥雖駿不貴屠者之門則  
虛位待人猶持固讓懷寶深藏何患不達九流式叙庶  
莫遠焉一藝罔遺諒其所也沔又聞人能弘道非道弘

人有濟治之臣無不弊之法往古雖載其陳迹行用實在乎主司觀夫署行議年殷姬令典門調戶選魏晉良圖無非致遠之規咸有理亂之兆所以允釐百揆銓綜

百一作五官及讒虐官朝則君子在野貪佞竊柄則以貨

售才典故雖存而官政以紊然則隨時通變觀象因宜近取諸身一言斯蔽遠求於古兩無適從所以輕進狂

言猶冀或逢善聽謹對此篇用治字第二篇用世字武后雖已革命疑未應使用唐諱

## 第二道

問屠釣關析之流鳴雞犬吠之伍集于都邑蓋八萬計  
然一作象則人無求備物各異宜十哲殊科八能異術咸  
資對策則絳灌之器或沉必俟公求則許郭之才難遇  
選賢取士應有良規

對

對傳曰文以足言言以足志言或可察志隱於漠是知  
文者言之藻繪志之筌蹄有貞實者或忘藻繪得魚兔  
者必棄筌蹄則存言捨文合於淳古以言考德必洞精

微故書云明試以言蓋用此道也今之對策其試言之  
流歟昔姬氏既衰先王道喪秦政虐戾亂彼天綱廢古  
燒書以愚黔首窮兵騁詐時無文焉故絳灌之徒韓彭  
之佐雄姿雖茂而道法不足向使伊人薄見方策早聞  
師範當亦略通大體抑揚宏議豈止決勝於境外而不  
能專議於君前乎故抱朴子曰古之試良將者亦問以  
策即其義矣國家樹萬世之基遷九流之弊墳索與業  
洋溢於時縉紳先生蘊藉無缺安有個儻之傑瑰瑋之



才承明主之渥恩逢生人之大慶而不能抽其秘思效其長策歟然則謀而不行信而不用者抑可知也今之考言取士者必以綺飾為工視學論文者闇於心而必升曉政達幽者失其數而咸退譬千金之璧以微瑕而毀之百丈之材覩小節而棄之亦良可悲矣誠理達而義舉者勿以文害言詞婉而論深者勿以言害意則可以包括羣品網羅衆途察微知彰以文用武矣昔許子將郭林宗徒以布衣之交俯仰之際而能拔竒旌異因

言揣心况乎擅英博之姿受明試之寄享厚祿居尊官而不能撫跽足於吳阪指潛壁於荆山至使有公輔之才而無許郭之鑒者斯則卿士之罪也小子何足以知之至如懷一能負一偏彼鳴梭抗履之彙聲律鼎飪之儔事雖易於縑緗功不資於翰墨則方以類聚各有司存謹對

### 第三道

問至於衢室總期

一章一作

重屋陽館姬氏明堂之制炎靈

汶上之規三雍五室之名宗廟容臺之目蔡邕之論表  
準之談歷代繁省之儀前賢是非之說咸宜詳釋以判  
羣疑

對

對我皇帝慈理廣運文思稽古紹興絕典重光大壯合  
宮雲構明庭天聳列辟軌儀羣工制度可以即事而見  
觀象而察今猶遠訪先典曲垂下問者豈不欲揣其敏  
思徵其博物臣實菲薄何足當之昔哀公問儒而仲尼

請更僕况此大體其可率爾言乎雖敢略談之然未臻

其極也若夫堯之衢室舜之總期

一作章

夏之重屋殷之

陽館皆所以取象天地昭配陰陽致孝於先布政於下

歷運雖改此道不移八窻四達上圓下方度堂以筵度

室以几周之制也崑崙茅屋周流璧水漢之圖也明堂

辟雍靈臺三雍也太廟青陽總章明堂

疑脫玄堂二字

五室也

取其宗祀祖考則曰宗廟取其脩飾禮物則曰容臺蔡邕之論所以合異說表準之談所以別重事歷代繁省

其儀不一先賢是非其書甚衆非斯須之述所能盡非造次之言所能精自我皇創制之前今臣定議之外教明禮備得繁省之中者其姬宗乎詞寡理舉處是非之要者其蔡氏乎謹對

重試一道

問不其才難于今所歎知人未易自古病諸以貌取言既其不可觀聲考度又或非宜故皇帝清問有司藻覈公孫異之於天子晁錯褒然為孝廉賢才訓迪其道弘

矣多歷年所茲率典常國家謁報上玄展禮中岳降非  
常之制求希代之寶將以潤色雲封增輝紫燎龍門既  
陟方縱鱗於巨壑鴻干斯漸忽垂翅於風路良由夢石  
之木猶參杞梓之行冠玉之姿尚忝琳琅之序更令憲  
府重撫詞林承鳳紉之明威俟龍泉之斷割其何以寡  
秀長楚審詞衆好辨是與非懲忿窒欲聊爾陳事冀獲  
嘉謀至若柳莊黜殞用事之差也石建闕馬為字之失  
也尋其後向末韻或犯於前聲覽以終篇答難不倫於

次序一簡之內貧富不侔三道之中妍媸頓別取瑕則頗慙於卞氏擢用則致嫌於葛龔贈孟孫之言膏肓莫愈學嗣宗之黠長短何分進退之禮奚宜用捨之方安在又旁求䟽議紛披風謠威勢壓於權衡黷貨通於主守不同吾黨無嫌小子之詞翻乃倩人云竭老夫之思始令行而詐起終策出而奸生何方可以靜流競之來何法可以杜訛謬之入佇裨不逮無恠話言

對

對夫鉛刀均鋒劍之恥也蹇驢齊足驥之恥也朗璞蒙  
垢玉人之過也鳴絲絕絃伶官之罪也借如承明旨獻  
嘉猷而愚智糾紛臧否錯糅斯亦士君子之所恨豈獨  
為政之憂哉沔實陋才良不足算憑藉休慶謬偕旌拔  
狂言雖立鄙道未孚蘊雜薰蕕沉菽玉石重叅羣彥之  
末再承議賢之問進思自勵其何補歟退欲鳴謙豈獲  
無咎審詞衆好儻或擇善而行辨是與非請思即事而  
對策曰柳莊黜殯用事之差也石建闕馬為字之失也



竊謂議人者貴知其心論道者務存其意心懼未信則  
援古以自明道隱未光即託文而後顯故事以明心為  
本字以顯道為公事有小差而心術著矣字有小失而  
道教存焉斯則夜光之瑕明月之類固不可得而棄也  
事與類相反字與義相違證乖而心不可弘象毀而道  
不可見一至於此亦無取云策曰尋其後句末韻或犯  
於前聲覽以終篇答難不倫於次序竊謂明試以言古  
之道也徵言以策今之制也言有聲韻蓋其浮飾策之

次序固非典要切問存於答難次叙豈效謀謨精誠盡於對揚聲韻何尋獻替稽之於古揣之於情末韻或犯於前聲其來久矣答難不倫於次叙為病良深策曰一簡之內貧富不侔三道之中妍媸頓別取瑕則頗慙於卞氏擢用則致嫌於葛龔竊謂萬有一失聖人不免捨過舉能先師是訓道不可以純備才不可以周給斷可知矣是以國家稽通塞之迹列甲乙之科亦不可廢善以取瑕疑於擢用矣策曰贈孟孫之言膏肓莫愈學嗣

宗之默長短何分進退之禮奚宜用捨之方安在仲尼  
有言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進退之禮用捨之宜允非小  
人之所及也然則覽古昔之遺事敢不薦其聞乎竊謂  
日中必昃操刀必割懲奸以察何俟贈言致身於朝不  
可以默固當叅刑禮以定枉直體明智以辨情偽見利  
不虧其分見死不更其守屬聰明不諱之時居執憲繩  
違之任何至持疑於果斷逡巡於正色哉策曰旁求疏  
議紛披風謠威勢壓於權衡黷貨通於主守不同吾黨

無嫌小子之詞翻乃倩人云竭老夫之思始令行而詐起終策出而姦生甚矣誠哉不期所以然也今所慮怙威黷貨者其類猶存假手借詞者其人不遠但能察其言象揆而度之精覈問試優而柔之則竊寶之名自分濫吹之竽自遁矣其道甚著人焉度哉策曰何方可以靜流競之來何法可以杜訛謬之入竊謂任良在主弘道在人以執事之明遵大君之惠敷明智以考往迹揚清機以鑒羣情則知訛謬不興流競永息俯慙諛議良

非話言謹對

神岳舉賢良方正策

冊問闕

袁

映未審何年

對臣聞天矜于人人必所從

此句疑

臣謬黷吹萬僻生草

莽幸陶無為之風得守忠蹇之節常願拜守宸極敷獻

乃誠危言匪躬少答亭育昔仲尼稱鳳鳥不至河不出

圖蓋傷衰周之運不見聖明之代也

一作明君聖代也

臣今輿

頌芻言肅祇眷命陪聖蹕於神岳奉金策於玉宸賡歌

泰清咫尺旒宸是天縱聰明而超於孔子不圖幸之至

於斯也况周頌禹膳列坐堯衢此優賢之至也愚臣何  
足以充塞敢不布其腹心竭盡間見臣伏惟皇穹有成  
命聖唐受之崇高配天廣大配地天地合德而陛下大  
明於其中有以觀高祖之耿光有以恢太宗之鴻一作  
烈樂成於郊祀而昭升上帝禮備於臚上而敷問后祇  
於是柴于岱宗望于秩首三光全而五行序八荒協而  
萬國諧皇靈丕應象物昭格無疆惟休能事畢矣况陰  
陽變理則賢相盡規風俗敦厖則良牧宣政百揆時叙

庶物咸亨誠已鬱映華胥邁績堯舜豈夷吾所記七十  
二之涼德而望清光哉而猶恭默思道勵精圖政帝闕  
崢嶸而下臨天問昭回而盡覩乃賜臣策曰延想無為  
之理聿脩太和之化匪曰能致將與圖之所以謀廣聰  
明詢於大陋使君子道長俊又用彰陛下執謙之至也  
天下幸甚天下幸甚愚臣無得而稱焉制策曰夫原疾  
而授藥者良醫也因時而救弊者權政也今塞垣猶守  
府兵云耗閒人輕去冗食難歸者臣聞先王之理布在

方策乘時司契其道深乎陛下窺覽萬化之原獨運安危之兆執大象鼓洪爐知微其神惟睿作聖九門嘗藥致蒼生於福壽七政齊衡得玄珠於利見雖講信修睦寰區大同而安不忘危故塞垣仍守雖道德齊禮黔庶康濟而寬以厚載故閑人或浮臣又聞之兵戈者威不軌而昭文德也兆庶者忘帝功而畏苛政也邊鄙預備誰能去軍參決違方時聞失業惣寰瀛而觀偃伯則三邊之戍役不足多也據天下而覽兆人則萬一之逋逃



不足怪也况國家皇極作乂七政有倫增新軍以保釐  
革浮惰而綏輯何憂乎府兵之耗何有乎冗食不歸雖  
休勿休惟陛下之聖慮也制策曰膏粱無恥於僥倖蓬  
單未敦於退讓選舉殷湊官員不給效職者或祿仕而  
養資試言者多浮華而背實當今士食舊德農服先疇  
結綬登朝咸遵揖讓被褐在野盡歸廉潔臣實覩還淳  
反素之風不知無恥未敦之事尊謙俯問臣何敢奉欽  
若帝唐之有天下也久於其德人文化成敦詩書說禮

樂濟濟多士開元以寧日者十銓分鏡羣材焯叙觀行

考言責名徵實克黜浮薄登延俊秀大革宿

一作前

弊其

命惟新則推讓之風行尸素之源滅其肯養資祿仕以  
速官謗者使會府持衡守而勿失將恐詠彼空谷歎此  
才難豈有員不給官殷煩乎選士言而背實浮華於舉  
才臣雖庸愚有以知其不然也制策曰豈風之不臧何  
草之難偃也澄源正本厥路何由聞乎古者井田有助  
公私取給諸侯貢士賞罰存焉改轍欲從迷津尚佇者

臣聞人無恒德實從上教草順風而靡偃水隨器而方  
圓陛下神謀玄行德如天覆驅今之代歸於壽域深源  
固本政事惟醇俗既分於土宜人亦同於上好又何取  
乎井田古制力助前規賞罰於歲貢之士增削於諸侯  
之地若斯而已哉夫五帝不沿樂三皇不襲禮非故相  
反蓋取隨時泥以從鈞車難改轍臣誠庸妄不識大體  
竊願陛下神而化之使人宜之正如當今之代也策曰  
文質再復忠敬何適於時齊魯一變親賢何近於道也

大哉聖問臣敢颺之臣聞之質文再而復正朔三而改

殷因於夏周因於殷人

疑

德齊莊夏尚忠厚殷人質也

周人文也文質雖變忠敬咸宜不敬則禮節遂乖不忠則弼諧斯替匡朝闡化適時惟一然則敬自外飾忠由內淳必也奚先請同去食若乃親親而尊尊者其有周公之餘化乎舉賢而尚忠者其有太公之遺風乎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魯由舊章斯焉殆庶制策曰擇何典而淳俗乘何法而安人何功而天地和

平何德而黎元富壽者臣聞諸玄元皇帝曰我無欲而人朴大哉至道不可多言伏願陛下克脩聖祖恢維化綱崇帝象之風反皇人之始俗已淳矣人斯安矣三事允理六府孔脩則地平天成矣輕徭薄賦慎罰措刑則既富且壽矣豈臣庸鄙克堪預焉伏以垂政立範因時變通布陳前載簡在帝聰今乃下問愚鄙徵其辨述豈不欲觀其末學收其微才臣狂妄斐然非相如子雲之流也幸屬千齡大慶五載脩封遂得獻頌皇衢參一作驂

陪鑾展慙考言之無取念天獎而何階忠比魏臣空思  
捧日夢非秦后謬至鈞天跼影天庭若臨冰谷謹對

詞標文苑科策

光宅元年

問朕間北辰端扆佇衆彥以經邦南面居尊俟羣材而  
緯俗是知九官分職薰風之詠載敷八元匡朝就日之  
規方遠歷選列辟遐考前脩並建明敷之躅式廣旁求  
之義故康衢扣角授相越於齊班海上牧羊封侯超於  
漢秩洎乎淳風陵替雅道湮沉仕必因基官非材進官

雖備職位匪得人遂使七輔之材銷聲於巖穴六佐之  
彥晦跡於丘園寤寐以之載勞虛佇今欲革因循之弊  
躡稽古之蹤此志雖勤其途未遂為是旌賁爽於前代  
英傑寡於今晨佇爾昌言朕將親覽

對

房 晉

對惟德動天文雲開其五色惟賢濟俗大運符其半千  
是知廣廈將崇必佇羣材之用巨川方濟良資舟楫之  
功俾作股肱方之羽翼自風姜御辨之始樹以后王君

公雲鳥分司之初承以大夫師長莫不投竿入相捨築  
稱師五臣光就日之朝八凱翊薰風之代陰陽由其燮  
理百姓用以平康善佐必藉於賢臣輔國或佇於良佐  
國家旁求俊乂束帛之禮荐陳物色異人丘園之彥咸  
萃登壇對楚連城之寶不足稱置館求燕照乘之珍無  
以貴多士邁隆周之日得人光炎漢之朝猶以為官匪  
材升任因基進顯革因循之弊用追稽古之風誠願察  
彼山苗之詞求夫縱壑之論材或可紀超升於槐棘之



班德或可褒擢任於公卿之位開其上賞之路頌以中  
和之詩則淳于髡之進賢一朝而見七士許子將之舉  
德少選而收二俊自然詞人濶步才子長鳴公理息昌  
言之篇節信罷潛夫之作謹對

同前

皇甫瓊

登科記  
作皇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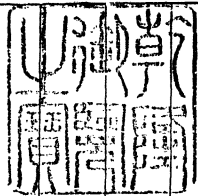
伯瓊

對珠衡上列聖人居曜魄之尊玉理旁融元后握乾坤  
之柄膺寶歷而推五勝皇綱居混沌之先懸玉鏡而運

三千帝系出氤氲之上莫不闢天關以統業橫地軸而  
開基象列宿而環北辰制諸侯而嚮南面柱州巢氏之  
際晦聲迹於龍圖結繩鍊石之餘摘景曜於龜象未有  
巨川已濟不資舟楫之功大厦已成不假棟梁之力至  
於遠電流祉既委任於三台就日居尊亦僉謀於四岳  
道德為富魏文侯之式廬禮義可尊燕昭王之擁篲孔  
明佐蜀叶魚水以陳謀仲父相齊假鴻毛以康俗洎嬴  
暉掩鏡漢道亡珠位以恩升榮非德進挂網羅者則黃

鵠高飛縻爵祿者則青鳧競至自欽明撫運憲章稽古  
司光鳳紀位映龍名振鷺來儀襲憲颺而鼓舞白駒萃  
止食苗場以絜繫所以繩準百王牢籠萬代伏惟聖母  
皇帝陛下闢陰陽之一氣獨化初皇啓日月之三光混  
成太極靈祇翕忽出震宮而齊巽圍雲雨氤氳辨天垓  
而通地圻慕崩沙之靈運符潤石之休期憂在進賢道  
叶採苓之化恩無不逮德合樛木之風掩媧后以稱尊  
邁姬任一作旦而立政吹塵一作字釣璜之侶接武於堦墀

騎星弄電之夫肩隨於廊廟雖良駿充廐逾懷買骨之  
謀真龍在堂更佇丹青之翫應休璉之獨坐鳥雀來庭  
尹叔良之間居蠨蛸在戶傍加策問親覽政途詞麗汾  
州聲侔沛邑一作聲洋洛邑掩鵬圖而該魏網漆園無控地之  
詞飛鶴板而徵漢臣九臯有聞天之譽凡曰羣生孰不  
幸甚臣中庸賤逸下澤幽微忝預明教謬承推擇馳心  
日路冀三捨以矜魂累息天門瞻九重而惕慮謹對



文苑英華卷四百八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苑英華卷四百八十二至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柳邁祖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錄監生臣黃廷璧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四百八十二

宋 李昉等 編

方正

賢良方正策七道

賢良方正策七道

第一道

問朕聞經國體野取則於天文設官分職用立於人紀  
名實相副自古稱難則哲之方深所不易朕以薄德謬

荷昌圖思欲追逸軌於上皇拯羣生於季俗澄源正本  
式啓惟新俾用才委能靡失其序以事効職答策  
作力各得  
其長至於考課之方猶迷於去取黜陟之義尚惑於古  
今未知何帝之法制可遵何代之沿革斯衷此雖彘彘  
東帛每貴於丘園翹翹錯薪未獲於英楚並何方啓塞  
以致於茲竚爾深謀朕將親覽

對

張柬之

對臣聞仲尼之作春秋也法五始之要正王道之端微



顯闡幽昭隆大業溼洛之功既備範圍之理益深伏惟  
陛下受天明命統輯黎元載黃屋負黼扆居紫宮之邃  
一作坐明堂之上順陽和以布政攝三吏而論道雍容  
高拱金聲玉振徵求無厭誤及厮賤微臣材朽學淺誠  
不足以膺嚴旨揚天休雖然敢不盡芻蕘罄狂瞽悉心  
竭節昧死上對臣聞天者羣物之祖王者受命於天故  
則天而布列職天生蒸民樹之君長以司牧之自非聰  
明膺哲齊聖廣淵不能使人樂其生家安其業陛下德

自天縱慈憫元元既樂其生且安其業臣聞瑞者上天所以申命人主也故使麒麟遊於圓鳳凰集於庭慶雲出神龍見其餘草木烟露之祥不可勝記陛下日慎一日雖休勿休故天申之以禎石告之以神文大矣哉聖人之鴻業也臣聞河圖洛書之不至也久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師說曰聖人自傷已有能致之資而天不致也陛下有能致之資而天蘊者所以扶助聖德撫寧兆人也臣觀今朝廷含章贍博之士鯁

言正議之臣陛下誘而進之並踐丹地伏青規顯顯昂

昂雲屬霧委鸞騫鳳振

一作翁

佩金鳴玉曳朱紱揚翠綏

充初於階庭者矣昔舜舉十六相去四凶人有大功二  
十而為天子前史美之稱曰盡善盡美雖甚盛德無以  
加此陛下彰善去惡昭德塞違萬萬於虞舜自託薄德  
愚臣何足以望清光而敢有議哉制策曰思欲追逸軌  
於上皇拯羣生於季俗澄源正本式啓惟新臣聞善言  
古者必考之於今善談今者必求之於古臣竊以當今

之務而稽之往古以往古之跡而比之當今以為三皇  
神聖其臣不能及故於疑親之陛下刊列格正爰書脩  
本業著新誠建總章以申嚴配置法匭以濟窮寃此前  
聖所不能為非羣臣之所能及也今朝廷之政上令下  
行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手百僚師師罔不咸乂此羣臣  
之能奉職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故臣  
以為陛下有三皇之位而能隆三皇之業也臣以今之  
刺史古之十二牧也今之縣令古之百里君也有官聯

焉有社稷焉可謂重矣任非其材其害亦重矣昔周宣  
王欲訓其人問於樊仲曰吾欲訓人諸侯誰可者仲曰  
魯侯肅恭明神敬事者老必咨於故實問於遺訓乃立  
之晉之名臣亦言舍人洗馬一時之高選臺郎御史萬  
邦之俊哲若出於宰牧頌聲興矣由此言之則古牧州  
宰縣者不易其人也自非惠訓不倦動簡天心者未可  
委以五符之重百里之寄今則不然多以門資擢授或  
以勲階蒞職莫計清濁無選藝能負違聖誠安肯肅恭

明神輕理慢法安肯敬事耆老取捨自便安能求之故  
實舉措縱欲安能問之遺訓選異一時之高材非萬邦  
之後傑於是多其僕妾廣其資產齒角兩兼足翼雙備  
蹈瑕履穢不顧廉恥抵網觸羅覆車相次孔子曰既得  
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故臣以為陛下有三  
皇之人無三皇之吏也制策曰俾用才委能靡失其序  
以事効力各得其長至於考課之方猶迷於去取黜陟  
之義尚惑於古今未知何帝之法制可遵何代之沿革

斯衷臣聞皇王之制殊條共貫雖有改制之名無不相因而立事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然則虞帝之三考黜陟周王之六廉察士雖有沿革所取不殊期於不濫而已陛下取人之法甚明考績之規甚著臣以為猶舟浮於水車轉於陸雖百王無易也今丘園已賁英楚雲集啓塞之路豈愚臣所能輕云也謹對

## 第二道

問朕聞軌物垂訓必隨

一作體

正於因生開國承家理崇

光於敦本故七葉貂珥表金室之榮十紀羽儀峻班門  
之躅保姓受氏義先於睦親翼子謀孫事隆於長發朕  
以塞昧叨奉先靈墜典咸新遺章畢覩思欲甄明譜系  
澄汰簪裾汰別淄澠區分士庶至如陳田互出號郭俱  
開東哲改漢傳之宗輔果易晉御之號巨君之姓曾非  
馭鶴王子晉也之苗元海之家諒非擾龍之族永言紕繆良  
用憮然子大夫十室推英三冬富學允迪褒然之舉宜



揚鏘爾之詞至若北郭南宮本因何義三鳥五鹿起自  
何人公孫之由司馬之姓咸加辨析且顯指歸式副對  
揚朕將親覽

對

對臣聞保姓受氏明乎典訓或因地以賜姓或因官而  
命氏或官以代功亦以官族或所居之地因以為氏諸  
侯之子稱為公子公子之子稱為公孫公孫之子乃以  
其王父字為氏後代因之亦以為姓田陳毓郭以聲近

而遂分輔果束哲以避難而更改王莽以田王為氏元  
海因漢甥立族騷括分南北之號充宗為五鹿之先應  
氏著書具表三烏之始司馬司徒是曰因官公孫叔孫  
春秋備載陞下盡六藝之英窮百氏之要淑問揚天地  
玄情貫幽顯黃竹清歌詞窮五際白雲高唱文包萬象  
昔曹門三祖道愧由庚劉氏四葉仁非解愠豈若睿思  
瓊敷同雨露之霑漸一作清神機苔發等曦望之照臨起  
帝典而孤立孕皇墳而獨秀臣沐浴淳和叨承至訓名

聞於聖聽言奏於闕前謹對

賢良方正策

第一道

後篇題  
作政理

問欲使吏潔冰霜俗忘貪鄙家給人足禮備樂和庠序  
交興農桑競勸善師期於不陣上將先於伐謀未待干  
戈遽清一作淨金庭之祲無勞轉運長銷玉塞之塵利國  
安邊佇聞良算明言政要朕將親覽

對

吳師道

對臣聞棲培壘者不覩嵩泰之干雲遊潭滌者詎識滄

溟之沃日臣蒿萊弱質衡泌鯁生未一作馬識廣廈之居

安知大牢之味不量菽爾輕縱一作從袞然謬達天聽兢

惶聖問粵惟皇家出震累葉重輝天人歸七百之期宗

祊聯億兆之慶太宗以明一察一作體道括珠囊而總萬

方高宗以通三御宸轉金鏡而清九服用能肅清天步

夷坦帝途垂莫大之鴻基託非常之元聖伏惟皇太后

陛下道超鍊石化軼捫天被子育之深仁弘母儀之博

愛星階已正尚雖休而勿休宸極既安猶損之而又損

方欲還淳返朴振三古之頽風緝政蒼生降四海之昌

運拔幽滯舉賢良黜讒邪進忠謹故得鴻稽

大鴻大稽黃帝相也

接軫和宇宙之陰陽龍武

書夔龍朱虎

分曹節風雨之春夏

禮樂備舉學校如林俗知廉讓之風人悅農桑之勸猶

復旁求設議虛佇芻蕘既屬對敷敢陳庸瞽誠願察洗

幘布衣之士任以台衡擢委金讓玉之夫居其令守則

俗忘貪鄙吏潔冰霜矣旌好學之流賞力田之伍則家

罕貧情位列文儒矣降通親之使喻彼臬心發和戎之  
官收其鷄肋則四夷左袵顛倒來王三一作邊元惡謳  
謠仰化矣自然籠羲駕昊六五帝而四三皇遠肅邇安  
飛英聲而騰茂實謹對

此篇問答又載四百九十六卷今削去注異同為  
一作

第二道

後篇題  
作求賢

問朕聞運海搏扶必藉垂天之羽乘流擊汰必佇飛雲

一作

端之檝是知席蘿黃屋握

一作

鏡紫微誠

一作

資獻

替之功必待弼諧之助所以軒轅撫運遂感大風之祥  
伊帝乘時遽致秋雲之兆朕雖慙古烈而情切上皇未  
校滋泉之占猶虛傳野之夢欲使歲星入仕風伯來朝  
河薦蕭張之名山降甫申之佐垂衣佇化端拱仰成多  
士溢於周朝得人過於漢日行何政道可以至斯

一作不知

何道可致英才

思聞進善之言以副求賢之旨

對

對臣聞立極膺乾之君當宁御坤之主欲臻至道將隆

一作扶景化莫不旁求俊彥廣命英竒凝庶績以安人綏

萬邦一作方而撫俗是故軒丘膺錄委四監以垂衣丹陵

握圖舉八元而光宅於是齊桓擬之於飛翼殷武興之

以羹梅一作調羹克贊人謀寔宣神化陛下功包遠一作遽古

道逸上皇授受惟明謀謨克序弼輔之任總風力一作后

於前驅燮理之司列伊周一作尹於後乘振鷺翔鸞之客

畢湊天階乘箕降昴之英咸趨日路猶且慮心卜兆託



想旁求冀山谷之無遺庶賢良之畢萃俯訪愚魯

一作  
叟

敢述明敷誠願發德音下明詔咨列嶽訪羣公舉爾所  
知不遺於側陋知人不易無輕於慎擇下僚必錄上賞  
頻霑則葉縣遊龍自九天而下降燕郊駿馬赴千金而  
遙集漢未為得周豈能多盡善盡美於斯為盛謹對

此篇問答又載五百二十卷今削去注異同為一  
作

第三道

後篇題  
作祥瑞

問朕聞明王闡化感人靈之心聖后宣風移動植之性  
遂使翔龍薦檢鳴鳳司晨獸解觸邪草能指佞仰一作永

惟前烈何德而臻此乎朕逖聽遂初載欽神化每欲反  
斯煢薄景彼上皇欲使瑞蓮司庖僊藿候月遊四靈於  
翠苑集五老於滎河致此休徵良由政感佇聞啓沃以  
副虛襟

對

對臣聞化浹乾樞景緯呈其靈貺澤周坤絡卉木效其

禎祥是以若霧非煙必應文明之后九莖三秀允符光  
宅之君陛下應期納錄撫運登皇孝道格於玄穹仁心  
光於紫極自臨萬域輯御羣方靈瑞屢臻休徵荐至五  
蹄仁獸樂君圓而來遊六象一作翼威禽拂帝梧而萃止

豈直銀黃玉紫雉白鳥丹

一作黃金紫玉白雉丹鳥

翫鄙上之二桴

一作雙杯

拔江間之三脊固亦巡河受檢拜洛披圖降五老

於星躔歸四神於雲路盛矣美矣巍乎煥乎躡三五以  
騰徽吞八九而高視尚且崇謙讓之道守冲撝之德抑

斯天瑞訪此人謀陛下雖不宰

一作徒不幸

其成功微臣亦

不知其所謂謹對

第四道

後篇題作五運

問朕聞三微遞

一作迭

代哲后所以承天五運因循明王

由之革命或金水而鱗次應火木以環周或寅子變正

天人之統斯辨驪駮改色昏旦之用有殊茲乃渙汗圖

書昭彰歷數受位

一作來

出震以迄

一作遞

于今莫不母子

相承終始交際然而都君土德龔乃尚青天乙水行寧

宜用白深明要旨其義何從若以秦氏霸基便有待於

紫色則魏人鼎足豈復應

一作紀

於黃星緬鏡前修又以

一作為

矛盾張蒼之議既頗反於公孫賈傳之談復遠乖

於劉向子大夫學包羣玉文擅鏘金既聽南史之篇方

佇東堂之問詳敷事實靡得浮詞商榷前儒誰

一作却為

折衷

對

對臣聞方圓既闢帝王斯建四遊將六氣交馳五德與

三微遞變自攝提著紀出震登皇循木火而相承用驪  
駟而繼作雖復武功文德揖讓干戈御旒宸以高居握  
圖籙而深視莫不垂天人之統順寅子一作丑之正始終

之際何莫由斯暨乎運偶都君時云土德道鍾天乙數

叶水行子勝母而尚青母生金而尚一作亦白略言其美

斯窮奧旨至若秦居閏位紫實非正之符魏得中區黃

標應星之紀未有一一作為矛盾允愜隨時漢祖承天人多

異議張蒼言水而黑時方興公孫據土而黃龍復應代

疑作

二劉之父子推五運之相沿

代二至相沿十二字一作賈傳之言雖遠

劉向之論可推也

較彼前談斯為折衷臣學非博古識昧知新

輕陳管穴之窺猥奉天人之問慚惶靡地

一作既

悚越兼

深謹對

右第三第四道問答並又載五百卷今削去注異

同為一作

第五道

後篇題作歷代帝王為理

問朕以紫極暇景青史散懷眇尋開闢之源遐覽帝王

之道或載記遙邈無其處而有其名或墳籍喪亡有其

號而無其事將求故實一作必以佇多聞至如化被柱州

適甲開山圖天皇在柱州崑崙山下創基刑馬一作熊耳按開山圖地皇興於熊耳山又榮氏曰人

皇坐於刑馬山今對兩代之事誰遠五德之運何承石

樓之都開山圖有巢氏治石樓南山見匪均霜之地窮桑之壤帝王世紀

少昊邑於窮桑元非測景之區時將城彼偏方惟一隅而獨王

輕茲中土棄九洛而不營大夏之時化臻禁甲隆周之

日道致韜戈而七十一征翻在鳳凰之運五十二戰更



屬雲管之期斯則偃伯之人無聞於太古推鋒之弊  
息於中葉澆淳之道名實何乖欲令歷選前聖遠稽上  
德採文質之令猷求損益之折衷何君可以為師範何  
代可以取規繩遲爾昌言以沃虛想

對

對臣聞一剖為三始鴻濛於太易九變於七漸茫昧於  
無為既分清濁之儀乃列君臣之位則有天皇首出瞰  
柱州而宅土地皇革命俯刑馬

一作符  
熊耳

以開都年匪異

於萬八千號稍殊於七十二既云木德亦曰火行開於

天地之初錄自帝皇之紀至若石樓遠界窮桑延壤非

萬邦之土中為二代之天邑斯乃時猶鷺

一作各非

飲道上

鶉居誰知風雨之均能建皇王之宅亦分長於九域豈

獨王於偏方乃觀象垂衣化穆羲軒之代剪商伐扈人

澆周夏之年而皇德方隆未弭戰爭之患王道纒著復

存韜偃之日

一作目

是則

一作即

懷柔伐叛取亂侮亡雖鍾

大道之行終佇勝殘之戰是故劣於太古非事優於中

代陛下選芳列辟垂範千年王化既平能事斯畢亦何必損益今辰之政師謨往聖之規撫和琴而促柱御夷途而止轍因循勿失臣謂其宜謹對

此篇問答又載四百九十四卷今削去注異同為

一作

文苑英華卷四百八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四百八十三

宋 李昉等 編

方正

賢良方正策七道

開元二年

賢良方正科

登科記作哲人奇士隱淪屠釣科

制策問朕聞理國莫尚乎

後篇作於

任賢命官必資乎

後篇作於

選衆堯舜以聲不

登科記及前篇並作而

以度考覈良難殷周取

德兼取言

登科記及前篇並作而取名

徵求匪易朕所以載懷經術

之彥夕遺其寢虛佇藝能之士朝忘其饑子大夫光我

弓旌應

登科記及名賢策問並作膺

斯揚擇為政作法豈無前範安

人濟時亦有令躅宜叙立身之志各言從官之才

後篇作心

至如七輔八元施何綱紀十臣四老正何得失並

一作各

陳事迹兼詳

登科記作述後篇作言

名氏夫

登科記及後篇並無夫字

朝會古

禮祭享舊章九儀式辨其賜六贄各明所

後篇作其

執雍時

起自

登科作於

何年

後篇作代

亳社立於何代

後篇作年

天土地士此

後篇作復

何所封諸布諸嚴彼何所主

後篇作立

又穆邦家而濟

生死三聖之教何長利動植而益黎元

後篇作庶

五材之用

登科記作術

何要工商兩

後篇作二

業在俗何先文武二

後篇作兩柄

適時何急凡此數科不獲雙美必去者方於去食可存

者同夫存信

十四字登科記及後篇並作必存者均乎存信所去者同乎去食

朕將親

覽爾等

後篇作則

明言

此問又載七百七十三卷後已削去

對

孫逖

對伏惟陛下文明有赫元聖廣運勸激極乎宇宙察微

窮乎物象至如選衆任能之術禮經享物之要三聖五材之短長文武工商之用捨斯並獨斷聖慮懸衡睿謀百辟端委而顯若庶績不言而潛運矣猶以為立政圖大試言務重弗躬弗親庶人不信降清問於穹昊儼神威於咫尺斯亦堯咨舜吁同德比義臣愚敢不拜手稽首對敷天子之休命制策曰子大夫光我弓旌應斯揚擇為政作法豈無前範安人濟時亦有令躅宜叙立身之志各言從官之才者臣聞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今



神化陰隲要道光被設序塾以教於鄉立膠庠以訓於國制為祿秩以勸其從則含生稟靈者孰不刻意於仁義飭躬於聞達所謂堯舜之代比屋可封也臣以一介能行無取思勉進以追羣顧觀光而知愧嘗亦自強不息有聞而行馳顏閔之極摯伏周孔之軌躅學古庶乎叶道慎行期乎潤身非有志於干祿苟求仁於寡過立身之志允或在茲從官之才則愚豈敢何則仲尼有言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必也臨事難乎預謀昔孔明之

自比管樂時人未許仲由因之以師旅夫子哂之祇奉  
睿問懼深殞越其敢覲冒輕議天工陛下若不棄管蒯  
無遺蘊藻考片言而察所以効一官而視所由安敢度  
哉取則不遠知人則哲陛下允迪於聖君揚已自媒微  
臣敢辭於醜行制策曰七輔八元施何綱紀十臣四老  
正何得失並陳事迹兼詳名氏者書曰惟后非賢不乂  
惟賢非后不食故君明臣忠予違汝弼時間間出代有  
其人昔者黃帝之首出庶物也時則有若七輔股肱舟

楫虞舜之賓于四門也時則有若八元忠肅恭懿周文  
之心德相濟始用十臣漢儲之羽翼已成初聞四老陳  
其事迹斯亦庶乎詳其名氏固可量也七輔則風牧共  
貫八元乃伯仲同歸語十臣之倫則太顛閔夭稽四老  
之類則綺季園公昔郟子之叙古官勞於傾蓋魯公之  
問儒行疲於更僕况實繁有衆急景不留聊舉凡以見  
意豈遽數而周物制策曰夫朝會古禮祭享舊章九儀  
式辨其賜六贄各明所執雍時起自何年亳社立於何

代天士地士此何所封諸布諸嚴彼何所主者傳曰朝  
有定制會有表儀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斯蓋  
曲為之防事為之制經禮三百儀禮三千載在祀典藏  
之史籍九儀謂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  
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  
六贄謂孤執皮幣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鷩  
工商執雞雍時起於秦年亳社立於周代天士地士者漢  
武之寵方士將軍始受其封諸布諸嚴者班史之記小

祠先儒不詳所出制策曰穆邦家而濟生死三聖之教  
何長利動植而益黎元五材之用何要工商兩業在俗  
何先文武二柄適時何急者夫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  
物而動情之欲也天稟其性而不能節聖人能為之節  
而不能絕故務恬樸貴清淨同術於湯之益謙合志於  
堯之克讓此道教所長也若乃不殺伐證因果包太空  
以為言化羣有而歸寂此釋教所長也皆能懲窒嗜慾  
靜鎮紛揉王侯得之以貞天下至於辨貴賤立君臣示

之以好惡應之以誅賞使禮樂刑政燦然可觀則為善  
不同其味相反掠風捕影蕩而無適故知孔氏之立教  
乃為邦之所急也傳曰天生五材廢一不可斷之於陰  
陽效之於氣物示休咎以垂誠因興衰以運行若可廢  
則乾坤之道其或息矣然土爰稼穡居中履正應我皇  
之休運弼大化以阜成利動植而益黎元先金火而踰  
水木必不得已斯其一隅又國有六職實載工商時之  
二柄莫先文武同唯阿之相去何是非之足徵然舜命

共工之職周有考工之記車服器械斯焉取斯豈與夫  
乘時射利滯財居逐者若茲之瑣瑣焉文德者政之所  
專也武威者文之所助也然則士農之末作巧賢於鬻  
貨昇平之歲經國先於定功臣學昧稽古思迷政途謀  
適不用空愧繞朝之策道之將行猶委仲尼之命謹對

同前

李玄成

臣聞大聖有國將興至理總庶官以匡化覽羣議以登  
賢所以奉若天紀作為人極觀堯舜之興則四嶽僉舉

九載陟明考覈之端立矣鑒殷周之策則三駕訪德六  
廉察事徵求之道行矣非睿哲明慮深體化源亦安能  
董正理官推仗賢傑者也今陛下纘興聖業昭布天光  
舉良弼以謀至道綜羣才以康庶績故乃嶽生維翰星  
降士師嘉猷日聞正言彌啓肅然在位燦然盈朝矣且  
猶郡邑公選巖穴敷求遺寢載懷比歲臨問佇經術以  
佑職想藝能以建官則古之坐明堂議衢室安可以儔  
清問之深也固將卓立化首廓開政先豈唯紹明恒訓



踐修常軌而已臣素微經藝之術謬忝弓旌之召誠不  
足以登進王庭恭承明策至若為政作法之要安人濟  
時之體臣雖愚鄙竊有志焉臣聞政務利人法期濟物  
布法由道行政在官官必其才則人沐於化法必於正  
則物賴其安故庇人以和所以興其義率人以禮所以  
致其淳賦之必均所以綏其業役之必度所以務其時  
卹其轉死所以保其命薄其收入所以全其生此安人  
之畫方一作濟時之要總其大趣存其至心而臣節無隱

者爾故王者安人則審政興政則任官任官必良則為政皆善善政溥合則黎人用康德之本也是以深居而情鑒萬里高拱而明照八極其在任人之術歟夫至公克守於鳴謙臣節必存乎無隱况王心虛鏡容光必察詢其立身之志考其從官之才臣之愚衷具以上達若蒙飭躬召入程器收用使得履文石以獻議瞻法座以陳誠序安人之大訓言濟時之良政抗恒節以忠主申遠圖以戴君臣之宿心永願畢矣立身之志實在於斯

從官之才安敢自必蓋無善不應有開必先七輔立於  
先疑朝充四日以鑒遠八元翼於舜日播五典以弘風  
或理歷茂時天道以叙或辨方寧亂地紀用章或內平  
外成樹稼而蒸又乃粒或忠肅恭懿敷教而理訓克  
從言其紀綱較然明著十臣佐命周道蔚興四老為賓  
漢儲底定文武以濟靈臺光偃伯之期羽翼既成寵子  
罷奪宗之計匡正得失格言斯在風后力牧膺七輔之  
名伯奮仲戡居八元之列周公呂尚為十臣之宗園公

綺里參四老之目八元盡高辛之裔十臣有文王之子  
事跡斯辨名氏可徵矣夫朝會者所以正君臣之位登  
享者所以盡誠敬之極故物稱其禮舉之表儀功被於  
人施之祀典蓋辨其位序而不多其玉帛先其敬意而  
不繁其樽俎明王道之制也自道遠聖逝侈及嬴劉薦  
幣興利視金逞罰祭非其鬼妖望其祥瞻古語事斯謬  
甚矣周官大宗伯之職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  
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

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蓋以懋功訓德審官  
又人也又以禽作六贄以等諸臣孤執皮幣卿執羔大  
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鷄蓋象事以明等威  
以示禮也秦修雍祠而古有雍畤焉周祭亳社宜社有  
屬焉焉孝武祈仙封於樂大將以通天地之道也故天  
士地士懸以五利之名焉漢氏廣禱主於小祠將以期  
純嘏之集也故諸布諸嚴設於羣望之祭焉夫谷神不  
死道宗於玄默至覺而生釋歸於清淨書於聖典固在

儒流然練神虛心釋道以空慧為法可以濟於生死矣  
興政致理周孔以禮義為訓可以穆於邦家矣教之攸  
設儒則為長天生五材利溥羣物火炎水潤動植以滋  
剗木範金黎暍攸濟稟於元象土德厚載而居多施於  
物宜五行廢一而不可工以繕器商以通財財則聚人  
器則周用疾其浮侈商以政而當遏資於器械工在俗  
而為先聖人觀天地以成文象震曜以興武文次九序  
武標七德利用開物禁暴夷凶二柄所資百代無易兩

叅王政互為國經若寰海晏如則武備都偃干戈日揚  
則文教式衰自有偏廢之辰皆無必去之道理曠者不  
可以言極道深者不可以意明乾象照臨聖模廣運臣  
材非秀茂學非敏博對越天旨誠無足觀謹對

同前

沈諒

對臣聞時雨作解靡物不滋春雷發聲羣蟄漸覺間者  
明詔咨九牧闢四門光燭巖藪恩覃側陋葵藿仰惠以  
納景山川有開而出雲使草茅微臣幽賤朽質辱旌賁

陳芻蕘瞻瑯臺之穆然預煙闕而伏對此臣之鴻造也  
敢不瀝誠哉臣聞堯之光宅也以親九族以命百官舜  
之登庸也以察萬人以齊七政大禹拜臯陶伯益惟其  
昌言武王問黃帝顓頊存乎至道此四君者文思濬哲  
恭儉高明仁以創制慎乎體國思借力以任重簡遠闕  
以安人故選賢以居位闕事而後爵則考績以庸取人  
必才賦納獻可聲度言狀庶存茲矣休惟陛下豐功厚  
利資始萬物以統天執契含元富有八方而纂聖家道



以正庶績咸凝師師滿雲火之庭濟濟盛龍光之列尚  
紆神睠更睟天儀思仁壽之登城緬前王以作鏡雖軒  
轅之徇齊藏用重華之好問察言未足以扶轂大明驂  
乘元聖臣聞之遊大海

一有之  
水二字

者難為水窺聖

一有人  
之二字

門者難為言陛下侔造化而作法尊道德以垂範敬宗  
廟以示厚愛臣子以興仁懷蠻夷以廣德抑禎祥以崇  
理禮經大備四海共職而朝宗樂物至和百獸來庭而  
率舞至於為政安人之躅則微臣何足以知之其餘備

父母之體以立身欽聖人之化以從官之問則願竭其  
愚臣惟忠孝可以從官奉陛下之法以自理守陛下之  
職以自安以之居處則莊以之戰陣則勇是陛下軼堯  
舜之上愚臣忝比屋之封臣雖不才則亦有志矣昔者  
風后力牧仲容庭堅相與謀謨於有熊之朝弼違於納  
麓之運講信而修睦肆直而惠和垂衣裳作舟楫分州  
土叙星辰其紀綱也如此其後閔散周召園黃綺季鎬  
京得之為心膂漢儲得之為羽翼終能牧野清明惠皇

不廢其教失也如彼夫國有五服朝聘申其貢禮有五  
經享祠肅其首職方品其遠邇宗伯辨其瑞玉乃開封  
壝一作是設方明錫之以鞶輅衣裳執之以圭璧羔鴈

秦之立雍時也將以禘其自出周之居亳社也亦以戒  
於不臧臣又聞先王之制禮法也以勞定國汰哉漢武  
曾是黷神採少君以端信樂道之貞列帳甲乙樹紅頭  
望嶧山祈石室天士地士不殆於昏淫諸布諸嚴何憚  
於風雨乎聖策以三教立言歷代彌勤成軌制以化時

較醇醜而景俗此聖君合懸解之旨而小臣慚默識之  
明然臣亦嘗聞之矣夫禮者始諸飲食盛於冠婚分而  
為陰陽轉而為太一失之者死得之者生二氏包虛無  
而含寂滅長性靈而已宜去於斯傳曰仁義禮智以信  
為主貌言視聽以心為正則士德優矣若乃神農之肇  
皇業揉木為耒弦木為弧黃帝之開帝功致天下之人  
聚天下之貨器以成務稼惟人天利以通財阜國周用  
苟能全人天可違乎故臣願抑商而進工也大哉武之

為功赫矣師之所處象震耀而舉垂雲雷以揚宣威而  
山河蕩容訓誓而煙塵動色可以定禍亂可以翦暴強  
頃者牝鷄之晨陛下潛龍或躍提白蛇之劍揭翠鳳之  
旂入于北軍兵皆袒左氛祲殄滅日月光華此神武之  
壯觀也謹對

賢良方正策

原失問

尹暢

對臣聞非才難遭時難况躬忝觀光之舉不俟媒揚之  
地儼身天闕用感良辰伏惟陛下建初立元創業垂統

夷凶靖難聖敬日躋格上下而無憂內治光四表而誼  
德昭振故能荷天之休福應尤盛殷薦嚴配昇中告成  
十數年間而功業大備豈非徇齊之德神化所致哉雖  
少康復夏宣王興周比之當今萬分不及而猶賜臣策  
曰常恐上塵五聖之耿光下辱萬方之瞻戴日昃觀政  
夜分思理者可謂無念增德勿休熙載履衆美而不足  
躬聖明而流謙而臣愚葑菲誤自克賦雖言及之將何  
以承奉清問對敷天休乎然臣聞立德之謂道體道之

謂仁固無宏逸安敢訛濫是以古之善為士者必將微  
妙玄通豈獨重於偏才迂誕而已如此則黃帝之功濟  
生人素王之道遵先聖離朱喫詬奚得議其淺深夷齊  
尹惠抑可語其同異何者食薇絕粟終慙淑媛之言醜  
夏歸殷卒致成湯之業寓言莊叟良未足徵側訊蒙矜  
誠將異爾無貪至理寧副虛懷若乃喜怒哀樂之四端  
貌言視聽思之五事雖擴克之在我諒休咎之關天殷  
臣格言已貫之於皇極鄒子戲論亦頗存於昭應詎茲

辨志方用沃心伏惟陛下事天明事地察無文咸秩羣  
望畢舉故祈穀汾睢薦寶鼎於宗廟燔柴岱嶺霽飛煙  
於雲日神歆效其如答靈貺昭而必聞雖飄風乍起曾  
不終朝大雨時行旁霑數郡亦未聞偃拔包裹之甚也  
陛下憂勤夕惕若厲信禹湯之罪已實堯舜之用心蓋  
天災流行國家代有屠龍牲馬亦何以為書稱安人則  
惠易翼損上益下謂宜開倉廩以賙給選牧宰以寵綏  
散利薄征息役施舍禳修之道何莫由斯傳曰德勝不



祥義厭不惠謂此物也雖歸諸天道亦以人事故周官  
六職水旱則宗伯是司漢宰三公災眚則丞相是主不  
然何以昭變贊之術開勸戒之端哉大體若茲詳徵何  
有臣聞夫大理之後有易亂之人者安寧無故驕心起  
也大亂之後有易理之人者創艾避災思樂生也當今  
海服清晏太平無虞衆宜曲折萬事纖妙文理至詳不  
可復加矣陛下享已成之功居崇高之位入有後庭聲  
色之務出有苑囿遊觀之樂志得無滿乎欲得無極乎

古語曰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言末路之難也此言雖微  
可以喻大是以聖人乾乾日惕莫敢或怠雖休勿休盡  
善盡美伏願陛下慎終如始以成德政使鴻圖盛烈作  
唐龍光不騫不虧永永無極此適時務之所當先也臣  
又聞善為政者在能其事能其事而不知所以少其吏  
者則竭而不足臣竊惟今國家所使分威權御黎庶幹  
府庫理刑獄者皆天下長吏也而其俸祿各有差等以  
勸其徒百官以理萬人以察天下幸甚然而都內冗散

叨假名器者不可勝數或倡優雜伎之伍弁射夷貊之  
流紆紫懷金出入周衛漿酒藿肉乘堅策肥者奉一人  
猶聞不給令官此輩何所取資狐鼠既託於城社粟帛  
載殫於倉庫非所謂侍御僕從罔非正人爵勿及惡德  
惟其賢者矣此救弊之所急也臣草莽諸生地卑識淺  
陛下誘而進之訪以時政將承汝弼安敢面從輕陳未  
議伏深殞越謹對

文苑英華卷四百八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四百八十四 宋 李昉等 編

雅麗

文詞雅麗策二道

文詞雅麗策二道

問朕聞至道雖微不言而化皇天陰隲相叶其彞信寒暑而生成施雲雨而沐潤垂範作訓樹君育人時有澆淳教垂繁略成湯既聖禹道云亡桑扈谷風屢動詩人

之刺塞門及玷時貽宣父之嫌我國家振彼頽綱開茲  
盛業朕以不德襲號乘時而皇極之道未敷謨明之軌  
尚闕思弘厥理其義安從至如視聽貌言恒若時若會  
極歸極作哲作人一以貫之何方而可夫禮以飾情情  
疏則禮畧樂以通感感至則神和理內為同脩外為異  
同異之用有味其功人俗未融佇明斯要又四時武德  
制自何君五行文始本之誰代昭德盛德莫辨所尊昭  
容禮容未詳所出悉情以對用釋余疑

對

彭殷賢

對臣聞孔子云大道之行三代之英邠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又顏回對孔子云回願得明王聖主而輔相之此二者皆傷不可得而見也況臣生大道淳風之運屬聖主立政之秋不能有所建明以佐大化此微臣夙心愧恥竊有慙焉曰者聖教頒宣遠覃幽隱振廢滯收介特本州微臣克賦于王庭陛下溫顏屢賜宴見司饗行食羣事頒冰亦可謂厚德矣自顧性識愚駑智術微

淺既蒙清問敢不具素所聞乎臣聞伏羲神農氏  
往黃帝堯舜氏作莫不體道以育物立德以興化用闡  
無為之教以弘不宰之功齊飲啄於鵠居絕往來於犬  
吠豈不以我清淨而人自正我無欲而人自樸乎迨乎政  
及三王君臨萬國亦承奉天地燮贊陰陽順四時之  
氣理五行之叙總仁義以安庶類先博愛以悅羣生使  
人遷善遠惡而不知其所以然也觀夫三王之為君也  
謹其所好惡而已故君好之則人為之上行之則下效



之莫不清心以率物正身以御下九女序列於內三公  
分職於外度數有恒徭役不作其取人賦也薄而後人  
力也寒其育物也廣而興利也厚故征伐有道大明詠  
其功什一而稅大田歌其事所以家給人足而理安興矣易  
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其斯之謂乎爰及末俗  
政漸澆偽而禮樂彌頽姦盜滋起桀紂昏亂於上幽厲  
縱逸於下宗臺榭之峻恐其不高也廣宮室之居恐其不大  
也聚淫色之美恐其不多也窮聲音之巧恐其不樂也其

歛人財也厚而使人力也衆其害物也博而興利也寡其  
後興後無常桑柔病而嘆之故其詩曰自西徂東靡所定處蓋  
言其役之甚也徵發無度下人勞病南山疾而刺之故其詩  
曰赫赫師尹不平謂何蓋言其政之亂也自茲厥後強凌弱  
衆暴寡千官樹姦於朝廷百賈窮偽於市邑財用匱  
竭寇攘不止大東又刺之曰小東大東杼軸其空言小大俱盡也又  
云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孰有為人上者不  
平若此而可久安天下哉此則上失其道政逐多門故天下敗而不之

覺乃至所以為夏者轉而為殷也所以為周者轉而為秦也詩云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三代之後於今為庶此史墨所載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言及秦始皇平定六國隋煬帝富有四海不務廉恥唯存戰伐內造阿房繼以驪山之作外征林邑重以遼東之戍鑿馳道則隱以金椎通鴻溝則樹以柳杞役及閭左人不聊生曲泛龍舟聲多哀思傾天下之賦不足以周其事殫帑藏之財不足以盈其欲是以衆怨難犯人自為戰所

以陳勝吳廣奮槌以撻之王充李密揚聲以逼之覺起  
郊壘而禍生左右望夷宮中不免閻樂之難江都城內  
卒死裴通之手故易曰天之所助者信也人之所助者  
順也此二君者動為之際不由信順失天人之所助能  
無及此乎然則合大中之道者如彼失皇極之用者如  
此古之興敗備在典謨迨隋室道消數鍾百六衣冠禮  
樂掃地無餘賢人君子稽天並浸此乃大人利見之日  
聖主驅除之時我太宗志在救焚心存拯溺因茲感激

投袂而起車及於平陽之郊劍及於盟津之會既而戡  
翦多難克清中夏建非常之功定不拔之業洎位登九  
五富有萬國制禮以示其讓作樂以興其和兼愛以厚  
其仁節用以崇其義非先王之服不敢服非先王之言  
不敢道言必本於風雅行務去乎枝葉明刑賞嚴號令  
賞當其功則勞臣勸勉罰當其罪則姦人畏懼名器不  
妄假必俟其能爵祿不虛授必先有德是以四海之內  
靡然向風我太宗以至道之心為天下也所征無不克

所向無不成孝弟通於神明易簡合於天地如此則天地德之鬼神佑之使風雨以序災害不作萬國莫不惟心四夷莫不咸賴良由不僭不濫無怠無荒所以享國久長多歷年數陛下稟天然之姿定不伐之略披肝膽以決大計殄宮闈之氛禳除詐偽之昏狡日月載廓一作朗宗社以安深思禍亂之原乃皇天所以開聖人也自南面臨天下九年于茲封堠無警言干戈再戢置鼓以招諫設木以待賢故得近臣盡規遠人獻政出宮女則使

心不亂屬大旱則引咎自責蓋禹湯之罪已實堯舜之  
用心書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斯之謂歟深合太宗  
之宏畧遠符貞觀之故事賜愚臣制策云朕以不德襲  
號乘時而皇極之道未敷謨明之軌尚闕者微臣何以  
識陛下之深遠而輒欲議之或恐日月有遺照聖智所  
不及略陳其愚伏惟陛下留聽臣聞書云惟先格王正  
厥事言災害之起事有不正者也去歲水旱不時咎徵  
屢作匈奴侵軼邊將氣沮天其或者正訓我也欲令陛

下知爵祿之虛授冗散之職多歟樂蕩志歟服失度歟  
何皇極之不建遂至於此也臣聞省官不如省事省事  
不如清心誠能克己復禮正身率物表有功而彰明德  
復古而貴能變禁異服革慢聲遠便佞近忠謹斷斷之  
士必擢於廟堂九九之術不遺於管庫可謂虛其心而  
衆象應正其本而萬事理焉書云天既付命正厥德言  
正德以順天也若舍此道是不知其所從矣制策曰視  
聽貌言恒若時若會極歸極作哲作乂一以貫之何方



而可者臣聞易曰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  
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古之王者享聖人之資乘大  
寶之位北辰居正南面而理亦可謂富貴乎當須存至  
公之行立大中之道覆幬同於天地通明合乎日月志  
遠邇之化存易簡之功庶徵順序五紀和協百穀用成  
六畜遂字者無不由焉傳曰皇極其建其斯之謂矣若  
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罰雨其極惡若得其道則攸好  
德以應之言不之從是謂不乂厥罰暘其極憂若得其

道則康寧以應之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罰燠其極疾  
若得其道則壽以應之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罰寒其  
極貧若得其道則富以應之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厥罰  
風其極凶短折若得其道則考終命以應之皇之不極  
是謂不建厥罰陰其極弱故經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斯之謂矣臣聞貌言視聽以心為主故有正心者必有  
正德正德臨人猶樹直表而望影之曲也得乎大雅云  
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此之謂矣有邪心者有枉行枉行

臨人猶樹曲表而望影之直也得乎孔子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蓋戒此也故王者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也者親親為大義也者尊賢為大是以君子先正身而後及於天下如此則六沴不作五福相生貽厥孫謀永無極矣制策曰夫禮以飾情情疏則禮略樂以通感感至則神和理內為同脩外為異同異之用有昧其功人俗未融佇明斯要者臣聞撥亂反正之主繼體守文之君撫馭之道雖殊禮樂之用為急自土鼓篳桴

之後始自無聲汗樽抔飲之初彰乎有用既而莫不曲諧九變信合四時是知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移風易俗義切於鐘鼓安上理人事寔乎揖讓既而祀歷三王時更七國經籍道息颺宣榭之煙埃儒生數窮赴秦坑而歇滅迨乎斷蛇立極乘牛設位紀綿蕝之儀鳴鼓舞之節必欲樂宣慙滯禮釋回邪取其不肅而成必在既富而教我唐功高遠古德邁往聖坐宣室而訪道登明堂以思政六樂為馭利則不爭五禮有經

思而無犯思聞同異下訪芻蕘臣聞古之明君之御天下也身坐九重心遍四海禮以導其志樂以防其淫樂以理內為同禮以脩外為異禮樂之不悖內外之相親可以感於神明通於天地矣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既敬且和何事不行其斯之謂矣制策曰四時武德制自何君五行文始本之誰代昭德盛德莫辨所尊昭容禮容未詳所出悉情以對用釋予疑者臣聞皇王御宇步驟相仍莫不作樂以饗其德

立謚以明其行此五帝之常道百王之所不易也且咸  
池六英韶濩兩聽盡善盡美竊無間然自秦失盛位漢  
雜霸道文景相襲刑措不用武宣承統華夷再清樂舞  
居<sup>疑</sup>功可略言也武德舞者高祖作之定禍亂也四時  
舞者孝武作之示和平也五行者大周曲也文始者本  
舜舞也孝景採武德為昭德以尊太宗也孝宣採昭德  
為盛德以尊武帝也昭容禮容猶古韶夏紹之於漢祖  
備之於樂志矣臣材非多士不遊六合之間夢異趙君

總覩九天之上啓處無地戰汗不寧况承諛問敢以輕  
議謹對

同前

邢巨

對臣聞太祖文皇之御天下也廣直言之路開納善之  
門近臣盡規庶人畢議可謂至矣今皇天眷命陛下紹  
復先業齊心法宮之中冕旒正殿之上詳延秀異詢及  
芻蕘若乃敷皇極以作則弘禮樂以垂訓彛倫攸序羣  
德畢舉斯太宗之盛事也豈前王訪九疇之要貞三極

之本能望清光哉天文昭回萬物盡覩臣謬以黃綬之  
末預聞赤墀之議將何以塞厚問揚天休臣聞諸仲尼  
曰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自上  
皇不歸大道悠久聖人順天地之性究變化之元雖損  
益以文質或沿襲以忠敬至於飾禮容以昭貴崇樂舞  
以立象樹君牧人茂時育物其致一也夫務本於道則  
浮競可以鎮靜習俗於變即純一或以偽遷故輕樂見  
諛於國風味禮貽訓於聖典蓋有由焉唐興百有餘歲



高祖以武功定鼎紐天綱於八紘太宗以睿聖握符纂  
天光於三象蕩亡隋之頽靡弘聖唐之簡易盛德大業  
與三代同風伏惟陛下誕受天休光膺景命粵若昭德  
殷薦之禮感和通神之教敬事眷聖之徵順時布德之  
典將以登格皇穹鴻業也啓迪王命大猷也風雨時若  
休徵也人俗康寧至教也五輝協訓八方順軌堯舜之  
盛無以加焉成康之道復何足數而猶曰皇道未敷謨  
明尚闕發天章於聖藻採至言於輿詞陛下之謙讓也

愚臣何足以知之制策曰至如視聽貌言恒若時若會極歸極作哲作乂一以貫之何方而可者臣聞王政之端本於性也至化之極歸於理也能盡其性而合乎理則休徵至不盡其性而悖乎理則咎徵至故聖人法天以立性畏天以作則見天道之在五行人事應之彰彰類矣自非統性命之理求天人之端孰能從言以作乂因事以求哲賜順而會其極蒙恒而返其通適於數故雖以五事明宗其極則可以一理貫臣又聞聖心鏡物

必採於至妙大道虛象乖契於理先然即繼聖業者其道同遵王度者具化一陛下體周武之盛德訪唐堯之遺事龜圖靈文天光垂象伏願沐時雨於動植散祥風於涵泳則大中之道何以尚茲制策曰夫禮以飾情情疏則禮略樂以通感感至則神和理內為同脩外為異同異之用有味其功人俗未融佇明斯義四時武德制自何君五行文始本之誰代昭德盛德莫辨所尊昭容禮容未詳所出臣聞禮樂其所由來尚矣先王所以美

教化厚人倫以致太平也必將考其理求其端故揖讓  
之教末而安上存乎至簡舞詠之功淺而移風歸乎至  
易夫辨升降彰采服此禮之所以飾情也登金石翔景  
瑞此樂之所以通感也故感發於內樂由衷以致和情  
見乎表禮自外以為異雖清濁之資考性則殊而教化  
之端在理斯一況今懿綱被遐裔至道冠生靈和理日  
躋同乎大順非禮樂之化其孰能至此乎夫崇德垂範  
此同異之用也教齊化密此人俗之融也至如武德之

盛武之業也文德之盛順之至也神道設教制四時於  
炎厯德徽可崇增五行於黷序尊三德於清廟表三容  
於盛禮聖問昭闕與天道以元亨狂言鄙賤仰天文而  
知愧謹對

文苑英華卷四百八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四百八十五 宋 李昉等 編

雅麗

文詞雅麗策四道

張 楚 第五名

文詞雅麗策

對臣聞昔在上皇之撫運也政寬事明法簡心一仰察  
天道中順人情至於不言混然而化故上玄所以眷命  
周達於德下人安定厥居俾獲其利暑往寒來以信之

雲行雨施以從之於是乎疫疾不生禎祥洊至魏魏蕩蕩  
蓋無德而稱焉自大道既隱淳原且散或救弊以忠敬亦  
隨時而損益成康已往頌聲不作俗薄禮廢政荒人亡故  
其詩曰交交桑扈率場啄粟習習谷風以陰以雨此則刺  
上不能行政者也仲尼生周末傷道不行乃刪詩書定禮  
樂立君臣上下之節明奢儉揖讓之序尚不敢救當代變  
於陪臣而稱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  
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者矣



自茲厥後頽波浸流有聖哲之君聰明之后豈能振彼凋  
弊張其紀綱不有我唐興建鴻業入寧黔首則掃地將盡  
求野多遺陛下統皇綱纂休運德澤汪濊仁風洋溢不寶  
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勸農桑卹刑獄不  
奪三時之務且惜十家之產左右伊呂郡縣龔黃是以驅  
俗於雍熙納入於軌物者也豈不徵賢人論政要所以達四  
聰也臨前殿察羣言所以收九術也梓匠舒幕所以禮  
賢也凌人散冰所以救渴也臣竊以自古求賢之盛未若今

日者矣賜臣制策曰皇極之道未敷謨明之軌尚闕思弘  
厥理其義安從者臣實見可久可大之規非有未敷尚闕  
之事此陛下讓之至也愚臣安敢奏之若乃考前古之庶  
徵究禮樂之同異辨皇王之制度詳宗廟之禮儀此則陛  
下懸鏡九流常覽百氏索隱探異鈎深致遠已在聖斷豈  
有疑而疑者歟今下問愚臣遠議其事陛下豈不欲廣  
於明試察臣微才臣幸對敬敢不悉情以對制策曰視  
聽貌言恒若時若會極歸極作哲作人一以貫之何方

而可者臣聞王者立極必本於天。天事著於上，人事應於下。昔者禹平水土，天告成功，錫之以洪範九疇，彝倫攸叙。又皇天降其有極，皇大極中也。言王者能行大中之道，則陰陽和風雨時，百穀用成，俊乂用章也。如是則視曰明，聽曰聰，貌曰恭，言曰從，則無恒若之生，自去咎徵之應矣。今天瑞降地，靈集所有，動作光孚，化先則一以貫之道，斯不遠矣。制策曰：禮以飾情，情疏則禮略，樂以通感，感至則神和，理內為同，脩外為異，同異之用有

昧其功人俗未融行明斯要者臣聞夫禮由陰作樂以陽來樂與天地同和禮與天地同節誠能感神動物安上移風或以理內為同或以脩外為異率由和敬靡不從之者乎施之人俗靡不盡善者乎制策曰四時武德制自何君五行文始本之誰代昭德武德莫辨所尊昭容禮容未詳所出者臣聞嬴政失御漢皇乘極文景致刑措之美武宣當雄富之盛故有四時武德之樂五行文始之舞昭德盛德因之而尊昭容禮容自茲而備臣

才識愚劣學業虛淺猥當聖問茫然有失謹對

同前

苗晉卿

對陛下頃與三事大夫議於朝以計天下有奇才異行  
含光而不揚其輝詔諸侯咸舉之臣實至愚不通大識  
循才審行不副高求臣聞論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  
百物生焉孝經曰王者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理天下  
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理所謂天地設位聖  
人成能而保大定功勲業蓋時也逮金石斯緬步驟不

同時有澆淳教隨繁略桑扈谷風之刺三歸八佾之嫌  
人用僭忒一至於此孔子曰上失其道人散久矣傳曰  
國家之弊恒必由之陛下嗣守丕緒茂昭大德能使百  
官承式萬邦作乂所謂孕虞育夏甄殷陶周革弊移風  
自前代未有也陛下乃賜臣策曰皇極之道未敷謨明  
之軌尚闕者豈不以採芻蕘之義誠考試之端不宰其  
功俯垂下問實陛下謙德也微臣何足以知之制策曰  
至如視聽貌言恒若時若會極歸極作哲作乂一以貫

之何方而可者臣聞劉歆以為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  
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理洪水天賜洛書法而陳之  
洪範是也故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疇相為表裏  
聖人行道各保其真若人有乖方數必徵於錯逆政惟  
協雅理必應於調和考之咎徵粲然著矣陛下隨陽澤  
以著恩慎嚴霜以肅威鷹隼未擊罽羅不施草木未零  
山林不伐足可使垂景星而降甘露騰休氣而漏醴泉  
臣以為一以貫之其道久矣制策曰禮以飾情情疏則

禮略樂以通感感至則神和理內為同脩外為異同異  
之用有味其功人俗未融佇明斯要者臣聞六經之道  
同歸禮樂之用為急孔子曰安上理人莫善於禮移風  
易俗莫善於樂董仲舒對策曰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  
端於天天道大者在於陰陽陽之為德陰之為刑王者  
承天意以從事故務德教而省刑罰陛下脩先王之好  
生存大易之緩死頃者省囹圄去桎梏此則脩省刑罰  
之謂也臣聞樂以理內為同禮以脩外為異同則和親



異則畏敬和親則無怨畏敬則不爭二者並行合為一體揖讓而理天下者禮樂之謂也適時之要斯並存焉制策曰四時武德制自何君五行文始本之誰代昭德武德莫辨所尊昭容禮容未詳所出悉情以對用釋余疑者臣以為斯並漢主之樂載于班氏之書必使究其明徵考其敏博既勞更僕何易盡言雖敢略而陳之尚未臻其極也臣聞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上帝以配祖考古者制宗廟太祝迎神於廟門其義也四時武

德者漢文所作以示天下之安和也而武奏於高廟焉  
五行舞者本之周武也秦始皇二十五年更為五行也  
漢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昭德盛德宣  
之所以尊宗廟昭容禮容者出武德文始五行之舞也  
謹對

同前

孟萬石 第六名

對臣嘗黽勉讀書夙夜匪懈觀前代之事稽王者之風  
欲樹文明必招俊乂所以平章百姓昭暢萬人負黼扆

而海宇清垂衣裳而天下理今陛下朝盈多士野無遺  
賢猶復發德音下明制張雲羅以掩俊設天網以頓竒  
片善不遺有能皆進故得飛飛丹鳳棲翼于帝梧皎皎  
白駒連食于場藿縱夷齊巢許咸屈於茲臣既庸妄豈  
敢當此且聲非入異譽不出凡文律未明才用無取謬  
叅推擇濫赴搜揚安敢避直飾詞向華乖實但丹誠有  
厲至敬無文敢竭鄙聞用當明試然將涓滴以足海用  
纖埃以增岳

一作華

雖寡攸助誰能默哉臣聞建國興邦

必以黎元為本康時訓代必以政術為先軌謨雖異理  
化皆一昔者太上之君崇道以致化立德以養物人必  
欲壽敦禮教而不傷人必欲富薄賦歛而不困人必欲  
逸則省力而不勞人不欲危即扶持而使固不強人之  
所惡不禁人之所欲故能無為而理不言而化及至中  
古行仁履義克己厲身拯溺於人博施於物即能陰陽  
不錯風雨以時疾疫必除妖孽莫起洎乎末代政令不  
作刑法聿脩奢侈是崇禮樂非雅時無美善之說俗有

姦邪之覺豈不由君失其道臣非其人澆薄浸興淳樸  
離散者也今陛下出號施令罔有不臧齊物正人各得  
其所然猶綜覈古今稽謀政教視先王之得失崇今日  
之高明以此天聰尚云不德巍巍至化謙尊而光非臣  
愚昧所能涯際制策曰皇極之道未敷謨明之軌尚闕  
思弘厥理其義安從者臣以為皇極將立莫先擇俊得  
人則政和非人則政失人賢化遠豈不謬哉至如因能  
任官量賢受祿即百僚濟濟萬姓安安去無用之言除

無用之器即情實斯得謬說不繁使人以時謹身節用  
即倉廩儲積黎庶完豐進有德而退無良即庶位允釐  
庶官不曠尊有功之子棄無功之人即營事者不惜其  
身制作者能竭其力罰必當罪即姦回自除賞必中賢  
則人臣自勸夫是則海內行大中之道天下有幸甚之  
言何憂夫皇極之道未敷者也若乃列張輔佐建立官  
司詢忠直之言開進諫之路用能獻可替否補過弼違  
外藏主之非內正君之失今陛下乃順時而動非道不

行事無不嘉人欲何說故獻納之職諫諍之詞但可畧  
言莫知所議大哉至德實冠古今且朝無佞臣縱朱雲  
重生安能折檻人不妄從雖辛毗不死曷聞牽裾天子  
聖明是故羣臣無事亦何憂文軌之闕哉制策曰視聽  
貌言恒若時若會極歸極作哲作乂一以貫之何方而  
可者臣聞王者法乾理物觀象裁規敬順天時恭行月  
令恒若時若固有咎徵矣尊九疇之儀修八政之規事  
不失儀動不違制出處語默皆歸於仁依乎中庸遠棄

偏黨乖至道於萬國寄良政於百官直道而行不可則  
止會極歸極作哲作乂不日而致矣視聽貌言無從而  
失也制策曰禮以飾情情疏則禮略樂以通感感至則  
神和理內為同脩外為異同異之用有味其功人俗未  
融佇明斯要者臣聞化難將美人各有心不違制節必  
有放縱故先王作典禮以防之興雅樂以感之用能移  
風易俗安上理人矣今陛下行宗廟之禮故能配天地  
之神履直言之議故能立上下之敬聽宮商之變故能



分善惡之俗捐鄭衛之音奏簫韶之樂正疏略之弊敦  
揖讓之儀州郡大行朝廷式序同異斯達內外罔差既  
合盡美之端何問不才之子若罄愚而說則陛下無有  
昧之咨若駐筆而述則陛下鍾佇明之訪實迷海遊何  
足知之臣聞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既列  
同異之因將分內外之殊皇王是尊古今一作賢所重俱  
為時用其功一焉制策曰四時武德制自何君五行文  
始本之誰代者臣聞四時武德制之以周王五行文始

本之於漢帝制策曰昭德武德莫辨所尊昭容禮容未  
詳所出者臣聞昭德武德實有攸尊之道昭容禮容出  
於劉氏之代昔者魯哀公問儒行宣尼有更僕之勞孔  
父訪鳥官郊子生傾蓋之倦然且富學滄海猶黽勉於  
一隅况乎道謝桂林豈對揚於庶事徒周遊於文苑終  
展轉於迷津謹對

同前

錢 珣

對臣聞登衡霍者嗟培塿之微泛漲海者鄙潢汙之陋

臣草茅孤賤才無足取屬絲綸明揚州間選辟謬得接  
武羣彥比肩時英而文物昭回宸顏咫尺退思愚劣甚  
不稱聖朝求賢之意也揆拙競顏心愧失守將何以充  
塞大問對揚天休聞之於師請言其略制策曰皇極之  
道未敷謨明之軌尚闕思弘厥理其義安從伏惟皇帝  
陛下開元立極地平天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夔龍咸  
事陰陽以和聖德動天無遠不屆麟鳳在郊藪河洛出  
圖書弓旌累降徵搜是急日昃視朝文武並進既盡美

矣無德而稱猶且罪已為心在予興嘆此陛下之至讓也小臣何足以當哉然忭舞德音忝列明試敢不瀝肝膽獻所聞乎臣恭惟政理之間傳諸長者之口以先朝之事一二明之昔貞觀永徽之間恭默而天下理家給人而人足時和而歲豐外戶不扃牛羊被野太倉之粟陳陳相因中府之錢貫朽莫校然而戎車屢駕不無事矣於是度遼之師鬼方之討賀蘭之戰高昌之伐而軍人無損帑藏如初國家富有海內百餘年士庶之多如曩

時之兼倍征戍之役當今日之無何豈往得而今失將  
政繁而俗變其故何哉良有由也議者以為賦歛厚徭  
役繁風俗奢利息倍今若息其宮室愛人節用省無事  
之官罷不急之務三年政成臣竊遲之愚心曉然謂在  
此矣制策曰視聽貌言恒若時若會極歸極作哲作乂  
一以貫之何方而可者伏惟陛下躬神武之姿廣聰明  
之德思弘至道勵精為政及支及支者不受章疏見通  
後漢一本作及晨非

奏甲夜觀書勵神聽於九疇留睿情於百氏臣聞智小

不可謀大綆短難於汲深窺聖謀之莫測謂宸衷之不凡致遠恐泥不其難乎夫視者明也審邪正與曲直聽者聰也察善惡與是非貌者容止可觀儼恪之所謂言者詞令斯在榮辱之所由又時暘若肅時雨若察休咎之闕會歸于皇建惟睿哲之作聖繫彼道樞故曰無反無側王道正直無黨無偏王道平平一以貫之此其義也制策曰禮以飾情情疏則禮略樂以通感感至則神和理內為同脩外為異同異之用有味其功人俗未融

佇明斯要者夫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豈  
惟明尊卑辨等列動天地感鬼神而已哉豈不繁於鐘  
鼓諒無徵於玉帛樂自外作必假器以明儀禮由中起  
故備物以飾容蓋有國之典章生人之冕服均五材之  
並用廢一不可類三者之何先尤宜去食故孔子曰安  
上理人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去同即異離之  
則多傷相須而成兼之則雙美一彼一此何後何先制  
策曰四時武德制自何君五行文始本之誰代昭德盛

德莫辨所尊昭容禮容未詳所出悉情以對用釋子疑  
臣聞暴秦失政皇漢創業爰作樂以尊先聿釋享以追  
孝四時武德用之於高祖所以恢武功也文始五行陳  
之於文廟所以昭文德也蓋舞以盡意歌以崇德制自  
炎漢之君本乎孝武之代昭德盛德郊廟之樂也昭容  
禮容質文之辨也臣學不師古才非敏贍慙瑣瑣之陋  
無足言哉仰蒼蒼之高茫然自失謹對

文苑英華卷四百八十五